

吵闹世界里的沉潜



■ 王德

时代的浪潮确实越来越急了。我们每天一睁眼，信息就像海浪一样拍过来，选择多到让人眼花。到处都是喊着“未来”和“机遇”，声音大得吓人，但听多了，心里反而空落落的。大家都追求快，最好立刻就有结果，慢慢来、静下心来做事，反倒显得有点“傻”，甚至不合群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越是在这种让人心浮气躁的时候，那种能“沉下去”的力量，才越是珍贵和有力？它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咱们老祖宗早就明白的道理。

想想看，以前那些真正静下心来做事的人，哪个不是下了慢功夫、苦功夫？孔子整理《春秋》，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苏格拉底在街角跟人辩论，问题一个比一个钻牛角尖；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对着画布和石头一琢磨就是几十年；咱们东方的匠人，讲究“技进乎道”，手艺人练就到极致就成了修行……他们都在用“慢”和“深”跟时间对抗，跟浮躁较劲。真正的创造和深刻的理解，急不来，它需要时间“养”，也需要心神“凝”。

这种“急”体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对“快速成功”的迷信，等不了，也忍不了。手机里的信息永远刷不完，算法拼命猜你喜欢什么，我们的注意力被切成七零八碎。朋友圈里，好像每个人都在展示“完美”的生活和立刻的成果，“做事”本身的味道变了，成了求关注、要点赞。于是，有人拼命“卷”，卷到筋疲力尽；有人干脆“躺平”，说不出的无奈。根本上，其实是觉得没劲了，找不到那种扎实的、长远的意义。沉不下心，不全是咱们意志力不行，而是整个环境都在说：“快！慢了就没了！”那些需要深度、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事情，看起来“不值钱”了，也没人喝彩了。

但有意思的是，这股追求“快”的劲头里，自己就长出了矛盾。技术走到今天，想再往前突破，往往得靠那些能“坐冷板凳”的人，去研究最基础、可能很久都看不到用处的东西。咱们国家要产业升级，要解决那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靠的也正是无数人甘心躲在一角，深深地钻进去。真正的厉害，慢慢不再只是比谁块头大、速度快，而是比谁更有创造力，更能扛得住事儿。光有“量”不够了，更要有“质”的飞跃，而这个“质”，恰恰来自千千万万个能沉下心、保持专注、不断创造的普通人。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沉下心做事”早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修养了，它变成了一种很聪明的活法，一种在这晃荡的世界里给自己找个安稳地方的主动选择。

首先，它是一种精神的“复位”。在这个容易把人变成数据、变成流量零件的时代，能全心全意扑在一件事上，体验那种忘我的“心流”，其实是在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夺回来。就像哲学家说的，人在专注创造的时候，才能最真切地感受到“我”的存在和力量。

其次，它是在变化中给自己造一座“靠山”。世界越是不确定，那些靠时间慢慢积累起来的东西——比如批判性思维、解决复杂问题的本事、扎扎实实的专业功底——就越值钱，谁也抢不走。沉潜，就是在一片闹哄哄里，认出这些真正宝贵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进去。不管是攻克一个技术难点，还是学好一门传统手艺，或者搞明白一个理论问题，

都是在时间里，给自己建起一道别人很难逾越的“护城河”。

最后，它关乎我们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因为好奇去探索，因为热爱而坚持，因为相信长远的价值而忍受眼前的寂寞，那么整个社会的创新源泉才会活水不断，文化的底子才会厚实。这光靠我们自己觉悟还不够，需要周围的环境也跟着变：教育能不能少点标准答案，多保护孩子的好奇心？社会评价能不能给那些“十年磨一剑”的人多一点空间和尊重？我们的文化氛围，能不能重新爱上那种“不问为什么，就是觉得值”的单纯和浪漫？

“沉潜”不是躲起来，恰恰是用一种更扎实的方式参与这个时代。它像深海里的暗流，海面上看风平浪静，底下却蕴藏着决定方向的力量。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生命的重心放在专注、深度和看得远的事情上，他们不仅仅是在打磨一个更好的自己，更是在一起，悄悄调整着这个时代的重心，给这个吵吵闹闹的世界，带去一些不可或缺沉静和辽阔。

以血为炬照和平

■ 甘锋

但需要用行动捍卫先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

和平年代的爱国，是对历史记忆的敬畏。当年轻观众为影片中战士的牺牲热泪盈眶时，本质上是对民族精神年轮的触摸。那些在枫川里争夺战中捐躯的战士，在“绞杀战”中牺牲的运输司机，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知，但正是无数这样的无名英雄，构筑起了民族的精神丰碑。如今，我们通过红色观影、革命圣地寻访等方式传承记忆，正是爱国情愫的具象表达；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和平的信念扎根心底。

和平年代的爱国，是对责任担当的践行。影片中谈判代表在桌前据理力争，与战士在战场浴血奋战同样伟大。这启示我们，当代的爱国情怀，体现在科研人员攻克技术壁垒的坚守中，体现在文化工作者传承民族根脉的创新中，更体现在每个普通人的岗位坚守中。正如影片结尾那些真实老兵的面孔所昭示的，爱国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坚守，是戍边军人的风雪巡逻，是社区志愿者的默默值守，是建筑工地上的汗水流淌。

走出影院，城市的灯火璀璨依旧。那些在银幕上逝去的英雄，终究没能等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和平盛世，但他们的精神已然化作照亮前路的火炬。当硝烟散尽，和平成为常态，我们更需要明白，爱国情怀在和平年代从未褪色，只是换了一种表达形式。它是李晓明们的成长与传承，是林月明们的坚守与期盼，更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心中“愿国家安宁”的朴素信念。

赤诚之爱，照见尘世的光

■ 纪涵溪

交往的准则，却忘了真诚才是情感的基石；有人沉迷于浮于表面的“人设”，却忽略了内心的纯粹与善良。于是，我们常常看到，网络上的“深情”可以被批量复制，社交场的“友善”可能只是逢场作戏，那些不带功利的真诚、不计得失的爱意，反而成了稀缺品。

可《巴黎圣母院》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与真诚，从来都不会被外在的标签所定义，也不会被世俗的规则所束缚。卡西莫多的残缺皮囊，挡不住他灵魂的高贵；爱斯梅拉达的卑微身份，掩不住她内心的善良。这些跨越了美丑、阶层与生死的赤诚，在任何时代都有着撼动人心的力量。在当下，我们或许无法像卡西莫多一样用生命去守护一份爱，但我们可以守住内心的纯粹：对朋友多一份真心，少一份算计；对爱人多一份坦诚，少一份伪装；对陌生人多一份善意，少一份冷漠。

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早已消散在历史的尘烟里，但书中那些关于真诚与爱的吟唱，却始终在岁月长河中回响。它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赤诚的爱意与纯粹真心，永远是照亮尘世的光，也是我们对抗世俗功利的最好武器。

冬至絮语

■ 丁霏霏

岁月无声过，节气匆匆行，一晃眼，又即将迎来冬至。这一天，白昼最短，黑夜最长，万物萧瑟，但在凛冽中又藏着最深的暖意。

还记得小时候，每到冬至这天，爷爷总是很郑重地撕下日历，嘴里念叨着“冬至大过年，人间小团圆”，然后就和奶奶开始忙碌的一天：一大早，他们带着我献果献茶，正冠祭拜。接着和面、擀皮儿、调馅儿，往灶膛里扔把柴，引得灶火熊熊，待水一沸，包好的饺子下锅，三滚三开后，一碗碗热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奶奶总是把盛得最满的一碗端给我，还嘱咐我一定要吃完，这样冬天才不会冻坏耳朵。煤炉上的吊子里煨好的老母鸡汤溢出了香味，让人垂涎欲滴，而两只炖得入口即化的鸡腿早就被夹到了我的碗里。爷爷抿下一口小酒，夹上两块猪头肉，享受地直咧嘴，炉火映着他脸上的皱纹越发清

晰。直待多年后，我依旧能感受到那热气腾腾的饭菜所带来的暖意，哪怕冬日再冷，心底依然会升腾起一股暖流。

冬至不止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天地间蕴藏着神秘的平衡。虽然已是料峭寒冬，但古人坚信冬至是一个吉日，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太阳回升，光阴也会一点点地生长起来，就像冻土中的一粒种子，在无声无息中积蓄着力量，只待春天的微风唤醒，就能冲破黑暗再见光明。

古人云：冬至一阳生。这是中国人关于希望与生命的古老哲学，哪怕风再冷、雪再大，从未停止过对春天的期盼。古人也认为，冬至节，春之先声也。在这片极寒里，已经有了年的气息和春的生机。就让我们在这个冬至节，把过往的烦恼和痛苦全部清零，去迎接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

推雪

■ 李阳

一场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挟挟着长白山顶的冷风在一夜之间又给鸭绿江畔的中铁大桥局松长项目部带来一场厚厚的积雪。

七点已过，天空还灰蒙蒙的，星星点点的雪花偶尔飘落，雪就要停了。早起的师傅们已经扛着雪锹在院子里铲雪了，因为洗漱还要排队，我干脆也加入他们。待大家吃过早餐，一场全员参与的扫雪正式开始了。

当大家推雪的时候，我发现所谓的人喧马嘶、热火朝天并不适合这里，真正低头干活是没有声音的，又或许是零下32度的严寒让大家实在无法说更多的话。

不同于南方的湿雪，东北的雪从空中飘落时或成片成絮，但一落地，便不再有花的形象，亮晶晶，松散散，细小的盐粒似的，不沾不连。脚踩上去，嘎吱作响，鞋子周围的雪拥着挤着往脚窝里面灌，脚印也跟着模糊起来。听说这种雪是滑雪人的最爱，世界上最好的粉雪就在我们这

里，但对于我们来说，尽早将院中的积雪清理干净，保障人员车辆安全出行才是首要的。

雪下的太厚了，足足有二三十厘米，雪锹推过去，必须使出十足的力气，否则就要被挤出雪层，在雪面上打出溜了。雪太粉了，雪锹过处，雪锹两侧的雪簌簌的往两边翻滚，似是两道翻滚的波浪。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用手拉犁翻地时土块向犁铧两边滚落的样子。那时，为了能把土层翻得深些，父亲总让我坐在犁头位置，或者双手按着犁头，那么细的犁杆，那么低的位置，或坐或按，都得弯腰仰脖，两脚还得随着拉犁的移动而蹭腿慢行，实在不是一件好差事。但是现在想来，却是非常怀念。那是小小的我也能参与父母的劳动，那是一家人为为了丰收在共同奋斗。

当院里的积雪清理得快结束时，对岸的朝鲜响起了喇叭声，叽里咕噜一句也听不懂。一起扫雪的云姐问我：“朝鲜人会不会看到咱们这么多人扫雪，也坐不住了，然后他们的喇叭通知他们也要扫雪？”云姐是第一批到这个项目的，在这里已经待了三个冬天，当初没有厨师时她是厨娘，没保洁时她是保洁员，等项目步入正轨，后勤物资采购、文件收发传阅、会议服务保障全落在她的头上，刚入职的小年轻喜欢找她倾诉工作困惑，年轻的职工喜欢找她唠家常，虽然年纪不大，但在这个偏远闭塞的项目部，她是所有人的“云姐”。长时间的室外劳动让她的手脸通红，手中的雪锹却一刻没有闲着。

“我猜他们肯定在说，这是一次胜利的推雪，一次团结的推雪，一次丰收的推雪。”我笑道。

不依附的爱最美

■ 霍金楠



向来偏爱冰心、席慕容文字里的细腻可感，对《简·爱》这类厚重名著，我曾怀着敬畏迟迟不敢触碰。直到看到银幕上简·爱面对罗切斯特时，那份即便身份悬殊却不肯低头的倔强，终于让我鼓起勇气翻开书页。读罢才恍然，她与舒婷《致橡树》中木棉与橡树并肩而立的姿态，早已在字里行间重叠成关于独立与平等的生命箴言。

简·爱的人生底色满是坎坷，寄人篱下的屈辱、寄宿学校的磨难，却从未磨灭她对人格尊严的坚守。面对罗切斯特的财富与地位，她始终保持精神的独立，那句振聋发聩的呐喊——“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不仅是她对封建等级偏见的驳斥，更像一粒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这让我想起《致橡树》中“不做攀援的凌霄花”的清醒，爱情里的平等，从来不是依附与盲从，而是互不依附的自持。

简·爱与木棉给了我最好的答案：爱不是仰望，而是追随。我的爱人是优秀的高材生，那些为了与他并肩而挑灯夜读的日子，那些在自我提升路上的坚持，最终都化作了一阵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的默契。就像木棉不会因橡树的高大而自卑，它努力生长，开出自己的红花；简·爱不会因罗切斯特的财富而依附，她保持清醒，坚守自己的价值。

最令人震撼的是简·爱的两次选择：得知罗切斯特有疯妻时毅然离去，纵使身无分文也绝不妥协；当他残疾破产时又坚定回归，因为爱的是他的灵魂而非光环。这恰如《致橡树》“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爱完整的一个自己，包括他的辉煌与残缺，但前提是——我必须先成为完整的自己。

《简·爱》打破了我对名著的“敬畏滤镜”，原来经典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能照见每个人的人生。两年过去，简·爱的呐喊依然回响，与《致橡树》共同教会我：爱情的真谛在于灵魂对等，人生的价值在于坚守自我。这份力量让我在感情与生活中始终保持清醒，明白唯有自尊自重，方能收获真正的尊重与爱意；唯有以独立的姿态扎根大地，方能与爱人并肩抵御风雨，活出生命应有的厚度与光彩。

初冬银杏记

■ 杨明

银杏黄时，冬天便真的来了。我说的这两株拥有500年树龄的连理银杏树，长在太原晋祠博物馆内，它年复一年地绿了又黄、黄了又绿，静静地站在那里。

初冬时节去看它，最好选个有阳光的午后。这时叶子黄得最透，像是把整个秋天的阳光都收在了叶脉里。走近了看，叶子形状极美，像一把把小扇子，边缘有波浪似的起伏。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来，在地上印出斑斑驳驳的影子。有风吹过，叶子便簌簌作响，声音轻柔，似在低语。

地上也落了厚厚一层，走在上面，软软的，能踩出细微的沙声。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蹲在地上捡叶子，专挑完整的，说要带回家去做书签。她母亲站在一旁等着，手里也攥着几片，想必是想起了自己的儿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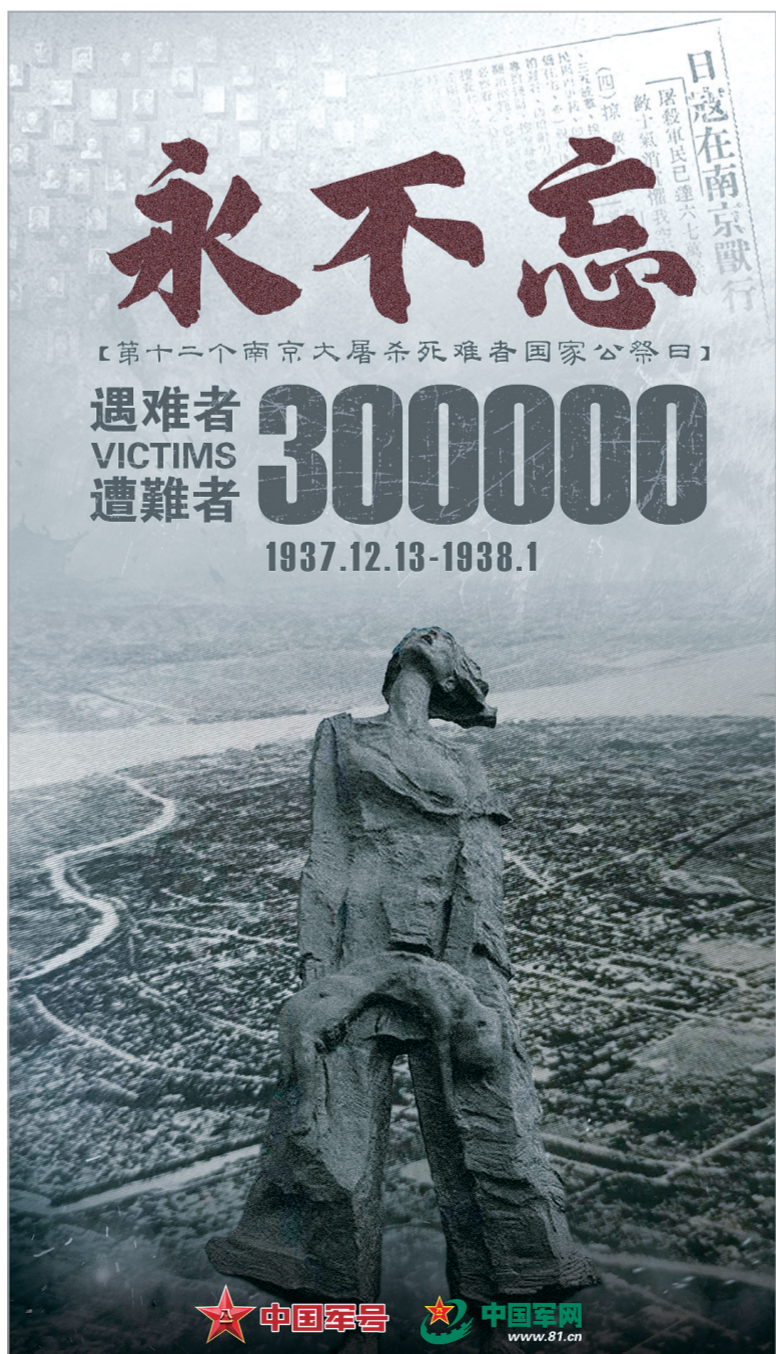
这银杏树的树干有三人合抱那么粗，树皮皴裂如老人手背的纹

路，靠北的一面生着些青苔，茸茸的，给粗糙的树皮添了几分温柔，树干分杈处有个鸟窝，此刻空着，想是小窝的主人南迁未归。

最妙的是黄昏时分。夕阳斜照，满树金黄忽然变成了橘红，每片叶子都像一盏亮着的小灯。麻雀成群飞来，在枝叶间跳跃，震得叶子纷纷飘落，真像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了。

我捡了几片完整的叶子带回家，压在玻璃板下。夜间灯下看书，抬眼便能瞧见那些精致的叶脉，仿佛还能听见初冬清冽的气息。

五百年的光景，想必这银杏树见过香火鼎盛时善男信女的虔诚，也见过战乱后门可罗雀的清冷寂寥，朝代更迭，人事变迁，它只是静静地站着，春来发芽，秋来落叶，活得简单而笃定。其实做人若能学得银杏树的三分从容，便不枉在这世间走一遭了。



公益广告